

《快活林》

主要角色

武松：武生

蒋忠：净

情节

一苏州算命者与一山西商人，相伴至快活林酒家喝酒。正畅饮时，武松带醉亦来。既要酒保斟酒，又要妓女陪酒，百般挑剔，女主人已不耐烦。后武松又要女主人陪酒，女主人无奈，竟至动武，被武松压入酒缸。其丈夫蒋忠与其门徒赶至，亦被武松打退，最后武松扬长而去。

根据《国剧大成》第九集整理

【第一场】

(蛮子上。)

蛮子 (引子) 子评生理，猫鱼大虾米。
(白) 吾乃，苏州人氏。自幼儿好习文书，如今学会了看相。看今日天气晴和，我在街前走走。
(唱) 离通州四十，
离通州四十，
船到张家湾，
货到里二寺。

(老西上。)

老西 (白) 走吓。

(蛮子与老西碰。)

老西 (白) 你要低头走道，抬头看人，怎么往人身上碰。你碰了我了，王八日的。
蛮子 (白) 吾在街前相面，我倒碰了你，我倒碰了你。
老西 (白) 你碰了我，倒不要紧，你要叫我舅舅知道，揍你个鸡巴日的。
蛮子 (白) 你舅舅是谁？
老西 (白) 我舅舅在西山里开煤窑，把你左边一块煤，右边一块煤，上头一块煤，下头一块煤，把你这个王八日的煤起来。
蛮子 (白) 你看我是谁？
老西 (白) 哦，你是谁？
蛮子 (白) 你不认得我，我是大相公。我舅舅在兵马司那里当差。我告诉我舅舅，把你左边一块冰，右边一块冰，上头一块冰，下头一块冰，把你这个混帐王八羔子日的冰起来呀。
老西 (白) 吓，如此说来，是老子错了，走的慌速了，你不要怪我了。
蛮子 (白) 鸣呀，真正岂有此理。
老西 (白) 说了半天，你是个作什么的？
蛮子 (白) 你问吾？
老西 (白) 吓。
蛮子 (白) 我是相面的。
老西 (白) 你是相面的先生，你给老子相上一相，看一看我多咱发财？
蛮子 (白) 老兄你要站正了。
老西 (白) 你不要摸摸缩缩的。
蛮子 (白) 你是不晓得，我这是揣骨相的。
老西 (白) 你摸摸老子身上，有贵处无有？
蛮子 (白) 有贵处的。老兄，你的脑袋冠上有贵处。
老西 (白) 有什么贵处？
蛮子 (白) 想你这五官出在山东。

老西 (白) 哦，我是山西人，这脑袋怎么出在山东。

蛮子 (白) 哎呀，老兄吓。你是不晓得的，山东爷们是发财的。

老西 (白) 这山东发财的，就算是山东的。

蛮子 (白) 老兄你这支胳膊，乃是湖南的。

老西 (白) 怎么老子这支胳膊，又出在湖南？

蛮子 (白) 湖南发财的。

老西 (白) 好发财。

蛮子 (白) 老兄，你这只手，乃是湖北的。

老西 (白) 怎么又是湖北的。

蛮子 (白) 发大财的。

老西 (白) 哦，发财就好。

蛮子 (白) 老兄，你这条腿出在广东。

老西 (白) 我把你个王八日的，你把老子分一个五零四散。

蛮子 (白) 老兄不要取笑了，你往哪里去的？

老西 (白) 老子要到快活林快活快活，你往哪里去的？

蛮子 (白) 我也到快活林快活快活的。

老西 (白) 如此说来，咱们两个人，一块走就结了。

蛮子 (白) 你我一块走吓。

老西 (白) 咱们走吓。

老西 (同念) 行行去去，去去行行。

蛮子 (白) 老兄不要走了，到了。

老西 (白) 老子我去看看，走罢，走罢，不对了。

蛮子 (白) 怎么不对了哇？

老西 (白) 这是林活快。

蛮子 (白) 待我过去看看。哎呀，你这是不晓得，这个人，打下往上长。这个字，是打上往下念的呢。

老西 (白) 倒是你们这念书人，待老子再过去看看。

蛮子 (白) 林活快，快活林，不错的。叫酒家叫酒家。

老西 (白) 吓，酒家，酒家。

老西 (白) 酒家哪里，酒家这里。

(陆怀上。)

陆怀 (白) 吓，太爷来了，太爷来了。

蛮子 (白) 混帐王八羔子呀，你怎么是太爷？

老西 (白) 王八日的，你怎么是太爷？

陆怀 (白) 二位别忙，二位别忙。你们二家在外头叫酒家，酒家，我们听见了，是迎接太爷。买卖人敢充太爷，我们不敢。你们二位是照顾主，是太爷，花钱的吗，哪个王八蛋是太爷？你们二位是太爷。

老西、蛮子 (同白) 不错的，我们是花钱的，是照顾主，我们是太爷。

蛮子 (白) 不错的，我们是太爷。

陆怀 (白) 这不结了，二位请进去罢。

老西 (白) 老子头里走。

蛮子 (白) 往里走吓。

陆怀 (白) 二位请上坐。

蛮子 (白) 下来坐。

老西 (白) 下来坐。

蛮子 (白) 吾是常来的。

陆怀 (白) 他还是常来的，怀里坐，怀里坐。

老西 (白) 你这个王八日的，你叫老子怀里坐，你叫老子怀里坐。

陆怀 (白) 你们二位是没听出来，那怀里坐，是椅子怀里坐。

蛮子 (白) 吾是常来的。

陆怀 (白) 他还是常来的。

老西 (白) 你倒说明白了。

陆怀 (白) 你们二位调过来。

蛮子 (白) 吓，混帐东西，你叫我调过来，忘八蛋，你叫吾调过来。

陆怀 (白) 你这个模样，还望怀里扎哪。我叫你哪调过那椅子脸朝外坐。

老西、
蛮子 (同白) 要说明了，不要占吾们的便宜。

陆怀 (白) 买卖人不敢。

老西、
蛮子 (同白) 酒家，我们要酒哇。

陆怀 (白) 二位喝什么酒？

蛮子 (白) 我要史国公。

陆怀 (白) 我给你哪取去。

蛮子 (白) 回来，回来。

陆怀 (白) 回来了。

蛮子 (白) 什么史国公？

陆怀 (白) 史国公，还有什么两样儿？

蛮子 (白) 我们那里史国公，与你们这里，大不相同。

陆怀 (白) 怎么大不相同？

蛮子 (白) 打上一坛子酒，到那个茅房里瓦上，把屎加上点尿，我要那个史国公。

陆怀 (白) 大太你哪，那个喝个什么劲？

蛮子 (白) 我喝个臊臭劲。

陆怀 (白) 我们这不预备那个。

老西 (白) 堂官过来，我也要酒。

陆怀 (白) 要什么酒？

老西 (白) 我要二两白干，我要二两状元红。我要二两竹叶青，我要二两玫瑰露。我要二两莲花白，我要二两五加皮，我要二两佛手露，我要二两黄莲叶，得了够了。

陆怀 (白) 你要这些喝的了么？

老西 (白) 老子有主意，找一个盆子，打在一块，合弄匀静了，给老子打上六十钱的。

陆怀 (白) 我们这不那么卖。

蛮子 (白) 过来，我要菜。

陆怀 (白) 要什么菜？

蛮子 (白) 我要一碗脚几音。

陆怀 (白) 什么叫脚几音？

蛮子 (白) 脆脆的，酸酸的，里头还有小卖。

陆怀 (白) 那不是脚几音。

蛮子 (白) 叫什么？

陆怀 (白) 你说的是拌海蛰呀，我取去。

老西 (白) 堂官过来，给我要个炸支儿。

陆怀 (白) 炸支有给个面皮儿。

老西 (白) 什么炸支？

陆怀 (白) 你不是吃面吗。

老西 (白) 吓，您哪不对了，你当是我要炸支吃面哪，我要的是炸豆支儿。

陆怀 (白) 这不预备那样。

蛮子 (白) 堂官过来，我还要。

陆怀 (白) 得了，大太别要了，我给你出个主意，我给你配一样酒菜，玛瑙肉腐。我给你哪，也配一样儿烂甲鱼。一个王八，一个鬼子。

老西 (白) 你说谁是王八，谁是鬼子？打这个驴囚囚的！

陆怀 (白) 大爷别忙，容我说。玛瑙肉腐，是鬼子不是？

蛮子 (白) 不错，是鬼子。

陆怀 (白) 我问你，哪这烂甲鱼是王八不是。

老西 (白) 是王八的。

陆怀 (白) 伙计们，将这两王八鬼子，一起动手。

(武松醉态上。女主人暗上，内座。)

武松 (白) 走吓。
(武松醉态。)

武松 (白) 唿噜噜唿噜噜。
呔，你二人敢是助拳的么？

老西 (白) 我是花钱的。
蛮子 (白) 我是白吃的。

武松 (白) 呔，酒家，酒家！
陆怀 (白) 在这伺候哪。
武松 (白) 你叫什么名字？
陆怀 (白) 我叫陆怀。
武松 (白) 陆怀，他二人吃多吃少，上在你二太爷的帐的。
陆怀 (白) 就上在你的帐的。
武松 (白) 陆怀，看酒来。
陆怀 (白) 吓，二太爷，你那酒醉，改日再喝罢。
武松 (白) 一定要喝。
陆怀 (白) 改日再喝。
武松 (白) 俺要喝。
陆怀 (白) 酒到。
武松 (白) 打去封头。
陆怀 (白) 倒是行家。
武松 (白) 好酒，好酒，斟上。
陆怀 (白) 卖酒不管斟酒。
武松 (白) 不斟上我就打。
陆怀 (白) 我给您那斟上。
武松 (白) 咳，好酒，唿噜噜唿噜噜。
陆怀，你们这里可有妓者？

陆怀 (白) 我们这没有妓者。
女主人 (白) 陆怀。那一大汉，他说什么？
陆怀 (白) 他说没带钱记上。
女主人 (白) 那就是了，与他记上，打发他走罢。
武松 (白) 陆怀，他是何人？
陆怀 (白) 他乃是我们大奶奶。
武松 (白) 叫他前来，陪你二太爷吃酒。
女主人 (白) 他又说什么？
陆怀 (白) 他说叫您哪陪酒。
女主人 (白) 与我打。
(武松与女主人起打，打倒女主人。)

蛮子 (白) 哎呀，干爸爸，你不要生气。
老西 (白) 不要生气，干老子。
(武松打女主人，女主人败下。)

武松 (白) 陆怀，你哪里有功夫？
陆怀 (白) 脑袋上有功夫。
武松 (白) 站稳了。
(武松打陆怀。)

老西 (白) 我的太爷。
武松 (白) 哪里还有功夫吓？
陆怀 (白) 腿上有功夫。
武松 (白) 好，要站稳了。
(武松打陆怀。)

老西 (白) 哎呀，我的老西的老老。
陆怀 (白) 你要打，打蒋忠去罢。
武松 (白) 好，他今在何处？
陆怀 (白) 在松林内演拳。

武松 (白) 闪开了。
陆怀 (白) 好丧气。
(陆怀下。)
蛮子 (白) 哎呀，老兄，咱们一边养伤去罢。
(蛮子、老西同下。)

【第二场】

(四下手同上，斜一字。蒋忠上。)
蒋忠 (白) 众徒弟们。
四下手 (同白) 吓。
蒋忠 (白) 松林去者。
四下手 (同白) 吓。
(蒋忠挖门。)
蒋忠 (白) 俺，蒋忠，自夺了施恩的酒店，扬名天下。今日闲暇无事。
众徒儿们，大家演拳上来。
(四下手同演拳。蒋忠三笑。陆怀报上。)
陆怀 (白) 大爷，大事不好了。
蒋忠 (白) 何事惊慌？
陆怀 (白) 咱们铺子里，来了一醉汉，把大奶奶夹在酒缸子里。
蒋忠 (白) 现在哪里？
陆怀 (白) 他赶来了。
蒋忠 (白) 众徒弟们，迎上前去。
(武松上。)
蒋忠 (白) 呔，大闹酒店可是你？
武松 (白) 正是某家。
蒋忠 (白) 呔，看打。
(蒋忠、武松起打，同下。【急急风】。四上手领施恩同上，过场，同下。武松、蒋忠同上，起打。四上手、施恩同上，会阵，起打。武松打蒋忠，蒋忠败下。陆怀上。)
陆怀 (白) 二太爷，帐目在此，你还得赏小人一碗吃。
武松 (白) 好吓，陆怀算清帐目，择日开张。
陆怀 (白) 吓。
(【尾声】。众人同下。)
(完)